

听“光荣之家”讲光荣故事



跨越2000多公里

我把光荣牌带回家

■杨 鸿

今年4月回川西老家探亲，收拾行囊的时候，我把一副“光荣之家”牌子小心翼翼放进行李箱中。

转业后因为落户在北京，北京市为退役军人发放光荣牌时，我从社区领回了这副光荣牌，并决定把它带回2000多公里外的川西老家。

对这个牌子，我们全家有着特别的感受，父母也期盼了多年。记得儿时，常去碧峰峡后面的舅舅家玩，曾见到过他家大门的门楣上，贴着一张类似于春联横批的红纸，上面用毛笔写着“光荣之家”四个字。

大舅1935年参加红军离开，从此杳无音讯，不知生死。很多年以后，政府把他当烈士来对待，曾在有些年头给我舅家发放过这张红纸。

透过这张红纸，我们想念着家族中这位从未曾谋面的红军战士。

我参军离开家乡十几年春节时，父母也会从乡里领到写着“光荣之家”的一张红纸，还有村里送的几幅年画。父亲很自豪，一领回家，就赶紧擦净门框，自豪地把它贴在堂屋的门楣上。

过了几年后，我家再也没有收到过这张光荣纸。也许我在军队不常回家，以至于让人忘记了我的父母还有一个儿子在远方军营？

一副小小的光荣牌，在军人和军属心中究竟有多重？作为军人，我深感，抓好光荣牌的发放绝不是小题目大做。少了光荣牌，尊崇军人职业怎样落实？“一人参军，全家光荣”又如何体现？

2012年5月，我奉命到河北省涿州市人武部担任主官后，把制作发放“光荣之家”牌，作为“强军固基”和“军旅荣光”系列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。从2013年初开始，先后提议制作了3批4000多副光荣军属牌。在对当地1000多户军属进行补发的同时，每年还发放给新兵家庭。为了防止漏发，我甚至要求每个乡镇可以多领几十副，如果军属有几处宅院，我们可以多发几副满



一家三代6个兵

俺家光荣牌就像资历章

■张尚志 苑光友

“从入伍第一天，我就时刻提醒自己，牢记并传承爷爷入伍的初心，新时代勇担新的重任……”9月下旬，在海军某旅领奖台上，作为优秀士兵标兵发言的柳桂斌，这样对新入伍的战友们说。

柳桂斌来自山东省莒县招贤镇柳家庄村，大学毕业之后主动入伍参军，经过部队锤炼，成为一名优秀士兵标兵。交谈中，我们了解到，他来自三代从军的“军人世家”。

在山东省莒县招贤镇柳家庄村，我

足悬挂的要求。

遗憾的是，由于当时一些人不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，发放悬挂过程中，落实不够理想。在人武部工作5年时间，哪怕再忙，我也一直紧盯抓落实，反反复复搞了好多个回合，慢慢有了些效果。看到军属们领到光荣牌时的笑容，我感到十分欣慰。

令人痛心的是，父亲生前没能等到光荣牌。父亲去世前一年的那个春节前夕，我正在忙碌着为全市1200多户军属发春联、挂历和光荣军属牌时，父亲打电话问我在干嘛，我告诉他后，他问：“有咱家的吗？”我和老父亲开玩笑说：“没有咱家的，我只能给我们这边的军属发，咱家的，得由咱当地来发。”

父亲听后无语，挂了电话。我明白，电话那头，父亲有多么期盼。从那时起，我就有一个想法：一边在当地做好推动和改变，一边通过媒体广为宣传，让更多地域和单位能一起动起来。

庆幸的是，我2017年5月转业不久，河北省出台了为军烈属、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的规定，并对落实这项工作提出限时要求。再后来，退役军人事务部在全国推开了这一做法，重新设计新的光荣牌样式，发放对象和范围扩大，全体退役军人都能领到一块光荣牌。

转业退出现役快两年的我，终于领到了这块光荣牌。

跨越2000多公里，我把光荣牌带回了家，交到老母亲的手中。

这块金光闪闪的金属光荣牌，终于悬挂在我川西老家的大门上！

这一天，距我参军整整30年，父母盼了20多年，父亲已走了3年！

年近八旬的老母亲，望着这块光荣牌，泪湿双眼。

编辑提示：
杨鸿战友，按照最新规定，您可以再申领一副光荣牌，挂在北京家中。

们有幸与柳桂斌的祖父、83岁的柳树兴老人对话。据家人介绍，老人生活简单朴素，按时起床，仍然保留着当年在部队的习惯。

聊起当年当兵的事儿，老人很兴奋：“我1955年入伍，是新中国第一批义务兵。我们一家三代出了6个军人！”老人一边高兴地讲着，一边比划着6的手势。

问起入伍的起因，柳树兴老先生陷入了回忆，他的父亲柳长春是一名新中国成立前的老党员，新中国成立



两件事，也许能够告诉你我，什么是光荣感？

1939年6月，在与日军遭遇战中，“爆破大王”王耀南英勇负伤。毛主席得知后立即派人持亲笔信和200块银元前往慰问，信中称王耀南是“民族英雄”。

1943年2月27日，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率解放区群众代表团赶到359旅驻地南泥湾，为全旅“贺龙投弹手”颁发由他亲笔题字的毛巾。

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，王耀南的后人仍念念不忘毛主席的亲笔信和200块银元；一些健在的投弹手已届耄耋之年，仍念念不忘南泥湾和那块题字的毛巾。

薪火相传是信念。列夫·托尔斯泰说：“历史是国家 and 人类的传记。”这传记告诉我们，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平时时期，光荣永远是光荣者的墓志铭，耻辱始终是耻辱者的通行证。

光荣感，有时也需要仪式感的唤醒和激发。

著名儿童文学作品《小王子》中有句名言：“仪式感的存在，是它让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。”儿时的记忆，堪为例证——

几十年前，为立功受奖的军人家庭送喜报，给军属之家悬挂光荣牌，常常锣鼓喧天，干部群众站满一条街。那时候，我常常想：当兵的人家真光荣！

对一名真正的军人来说，仪式感还常常意味着一种特别的内涵。

粟裕大将生命垂危之际，靠别人帮助穿衣服的时候，躺在301医院病房里的他还是按照军人标准，把衬衣、毛衣整整齐齐地扎进裤腰里，床前的鞋头必定朝外，保证随时可以穿

上去指挥打仗。

这难道不是一种庄严的仪式感吗？

这庄严是对使命的承诺，更是对责任的传递和延续。

有一年，原沈阳军区某团奉命执行抢险救灾任务。一位转移到安全区域的老人突然折身冲了回去，从被泥石流冲压变形的门框上小心翼翼摘下那块“军属光荣”的门牌。在场的官兵无不为之动容。

小小的“光荣之家”门牌，一头连着座座军营，一头连着千家万户，这个好传统确实不能丢！

“一份荣誉就是一份责任！”这道理，现役军人都懂，军属们也都懂。

有一年，河南大旱。新安县62户军属自发组成了5支“军属抗旱帮扶队”，先后出动7台抽水机具，军属们手拿铁锹忙碌在田间地头，为187亩麦田浇了一遍返青水。

无独有偶。还是在河南，灾后恢复生产，政府给“光荣之家”发放专项照顾，38户军属高风亮节，拒绝照顾，把“大礼包”让给了其他更困难的群众。

而今，悬挂光荣牌作为落实中央决策部署、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、推进军人荣誉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，各地按照要求从2018年7月29日开始悬挂，2019年5月1日前完成悬挂任务。

是的，“光荣之家”门牌的发放和悬挂不一定像早些年那样敲锣打鼓、人群站满一条街，但同样呼唤一种简朴、庄重、热烈的仪式感。

我们呼吁：更换、补发、新发光荣牌的时候，让光荣感更具象，让仪式感更真切，让责任感更强烈一些吧！

■董 强

后担任过村支书。柳长春最大的愿望，就是让柳家的子孙到部队为国家作贡献，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。平时在家里，他按照军人标准要求家人，起床被子要叠好叠规整，走路姿势不许歪歪扭扭。

好家风，成就“军人世家”好风采。柳长春的长子柳树兴，是柳家第一个当兵的人。

1955年7月，新中国第一部兵役法颁布实施。义务兵役制从1956年开始实施。当时，朝鲜战争刚结束，国际形势还很紧张。在普通百姓眼里，当兵常常意味着战死沙场。那年1月，柳长春毅然决然把刚满18岁的长子柳树兴送进部队。临行前，柳长春对柳树兴说：“没有国就没有家，没有国家的稳定就没有老百姓的幸福，我这辈子的最大心愿，就是希望你们都能争取参军入伍。”就这样，柳树兴成了华东野战军某炮兵营的一名士兵。

好家风，还要靠传承。后来，柳长春老人恪守诺言，1969年1月、1971年1月又相继将三子柳树琛、四子柳树永送到铁道兵部队。

在柳树兴言传身教下，1981年10月，柳树兴的长子柳家海积极参军，到北海舰队服役，在部队一待就是15年。2010年12月，柳树兴的次子柳家超又把儿子柳桂文送到武警江苏省边防总队服役，成为一名边防武警。

在这个“军人世家”带动之下，每到征兵季柳家庄村的适龄青年都会踴

跃报名参军。当兵成了当地年轻人最光荣的事，拥军爱军从军在这个村蔚然成风。

2017年9月，柳家出了第6个军人。原来，柳树兴老人的孙子柳桂斌大学毕业不久，从小受家庭熏陶的他主动应征，参军到海军某旅，圆了自己的从军梦。

作为柳家第6名军人，柳桂斌离开家乡时，语气坚定地对亲人们表示：“当兵就要当好兵，决不辱没‘一家三代6个兵’的好名声。”

“有国才有家，我们柳家三代出了6个军人，是我们整个家族最骄傲的事！”柳树兴老人动情地讲到，“俺家光荣牌有6块，如果挂在一起多像胸前的资历章啊！”

听柳桂斌所在部队领导介绍，柳桂斌作为大学生士兵，积极主动发挥专业知识特长，圆满完成上级赋予的各项任务，两年先后被评为优秀士兵、优秀义务兵，多次获旅嘉奖。

今年1月9日，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发放“光荣之家”门牌的时候，全家一致决定合影留念。在邻居们的道贺声中，一个“资历章式”挂牌的合影留念“咔嚓”诞生。而后，6副光荣牌“各自带回”，按规定分别悬挂在6个小家庭的大门口。

编辑寄语：
家风连村风，村风带民风。家风、村风、民风，一起倾诉“我要当兵”；为党、为国、为民，共同回答“为啥当兵”。



8块光荣牌

挂在了同一个“家”

■姜玉坤 肖越强

国庆长假期间，辽宁省锦州市东湖公园旁一处平房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目光——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活动室的门廊上，竟挂了8块一模一样的“光荣之家”牌匾！

“光荣牌不是该挂家里吗？”见有人疑惑，一位约莫60岁开外的老兵放下手里的活计，笑道：“这里也是家，是‘老兵之家’！”

据悉，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成立已23年，成员全部为退役军人、自谋职业者、清一色的党员。23年里，他们牺牲个人休息时间，深入780多个偏僻山村放映电影，还坚持进社区、工厂、部队、学校放映，行程达30多万公里，义务放映电影5900多场，观众达300多万人次……

这不，队员韩彦斌正向人们讲述“8块光荣牌走进一家门”的经过呢——

去年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为烈属、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工作实施办法》后，刘成金、韩彦斌、陈凤久等8位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成员，家门口悬挂上了新的“光荣之家”牌匾。

牌匾是全家人的骄傲，也激励着老兵更加热情地投入义务放映活动。

今年“八一”前后十多天，他们几乎每天放映3场电影，上午下午在企事业单位各放映1场，晚上再给群众加放1场露天电影。因过度劳累，一天夜里，年过七旬的队长刘成金突发心肌梗塞，病情十分危险。

这场病后，刘成金决定把自家的光

| 暖心数据

2018年，国务院办公厅下发通知，全面部署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工作。目前，信息采集中采集基本结束，比对审核等工作高效展开。据统计，自烈属、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工作实施以来，截至今年“八一”前夕，全国共为3958万多户对象家庭悬挂了光荣牌。

荣牌拿来挂到“老兵之家”。“为了激励自己，也是为吸引后来人。”

“老兵之家”，挂上了第一块“光荣之家”牌匾。

第二天，68岁的韩彦斌也把自家的光荣牌拿来了。他患有严重的腰椎病，经常住院治疗，而放映设备装进大木箱子里，每件都有四五十斤重，腰杆没劲的人，是干不了这种活的。“把光荣牌挂在这儿，每次放出发，归队都能看得见，激发大家的自豪感，调动大家的积极性，多好啊！”

“我把光荣牌拿过来的想法挺简单，就是激励自己别掉队，别给这个集体丢分！”第3个把荣誉牌挂过来的是老兵赵亮。那一年，老兵义务放映队队员韩国玺在放映途中突发心脏病，离开人世，赵亮接了他的班。

其他几位老兵坐不住了，纷纷也把自家的光荣牌拿来。

听说8个老兵的故事，锦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深受感动，参照退役军人事务部试行的《光荣牌悬挂服务管理工作规定》，决定特事特办，为每个老兵家庭补发一块光荣牌。

简朴、庄重又热烈的悬挂仪式后，8个老兵家门口又重新挂上了光荣牌。

编辑点赞：
8位老兵有情有义，大爱无疆。锦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，特事特办，真是给力！



老兵光荣牌

“请”到爱心食堂

■张守军

9月24日，在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陈疃镇惠家庄庄村，人们惊讶地发现：“光荣之家”门牌挂在了摆渡爱心食堂门口。75岁的老人惠汝汝开心地告诉周围的人：“这是俺们和‘滕儿’共同的家，光荣牌挂在这里是俺们和‘滕儿’共同的光荣！”

“滕儿”名叫滕兆敏，是一位退役老兵，“摆渡”爱心食堂·超市的创办人。

伴随各级扶贫工作不断深入开展，一些农村孤残病老人虽不缺吃不缺喝，可仍然存在生活困难，有的甚至难以吃上热乎饭。滕兆敏为日照市建档立卡各类贫困人员，开展有针对性的志愿服务，启动“摆渡”爱心食堂·超市志愿服务互助养老公益项目。

没房，没钱，没人。从装修房屋、添置灶具、选聘炊事员……滕兆敏克服了一个个困难。2016年11月19日，全市首家“摆渡”爱心食堂·超市在莒县龙山镇北上涧村正式运行，为10位无劳动能力

的孤寡老人、残障人士提供免费午餐。79岁的孤老董相洲对开餐第一天的情景，至今记忆犹新：“碗口大的馒头，我一顿吃了5个，外加3大碗菜！”滕兆敏当时泪流满面地对同事们说：再苦、再难，也要把食堂开下去！

2017年7月15日，第5处“摆渡”爱心食堂在东港区陈疃镇堰村正式运行；2018年1月16日，第10处“摆渡”爱心食堂在岚山区黄墩镇上双瞳村正式运行。

3年来，在滕兆敏带领下，全市已建成10处摆渡爱心食堂、10处摆渡爱心超市，155名孤寡、残障、失能半失能贫困老人吃上了“免费午餐”。

截至目前，爱心食堂已带动30余家文明单位及爱心企业、7所高校及中小学、近千名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参与，26名贫困户妇女实现家门口就业。去年12月第四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上，“摆渡”爱心食堂项目斩获金奖。

滕兆敏对待孤残病老就像对待自己父母，光荣牌挂在爱心食堂就像挂在了父母家。日照市委宣传部分副部长、志愿服务联合会会长赵嘉兵介绍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已确定为滕兆敏增发一副光荣牌悬挂在家里。

编辑好评：
“爱心食堂”与“电影放映队”珠联璧合，日照锦州相映生辉。光荣牌是见证更是激励，见证老兵无私奉献的境界，激励老兵走好脚下的每一步路。

